

丝罗杜鹃别样红

□令狐飞雪

乡村弹花匠

□山溪

凤凰山

风土志

08

2020年3月26日

星期四

达州晚报

□主编:郝良伟
□编辑:蔡伟

都市慢生活

春分时节,一个草长莺飞、春意融融的天地。不管你走到哪里,总是让人心旷神怡,充满画面感。大巴山深处的丝罗,鸟语花香、莺歌燕舞,漫山遍野的李花、桃花、梨花及其山野中无名的花,姹紫嫣红、争奇斗艳。数不尽的嫩枝条,吐绿抽芽,随风摇曳,尽情地享受着春天的抚慰。金灿灿的油菜花,更是充满“霸气”,强大的视觉冲击力,扑面而来。行走其间,人在画中走,装饰了别人的图画,成就了自己的梦想,美画在心中长久留存。

尽管这时杜鹃花盛开的季节还未到,但仔细辨识,无数的杜鹃花蕾正在积攒力量,一待季节到来,定将铺开花的海,漫山遍野的杜鹃红,辉映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。丝罗江山为何多娇?丝罗风景为何独好?丝罗杜鹃为何别样红?因为这里独一无二的“杜鹃花王”——何莲芝。

作为巴山女红军的杰出代表,何莲芝一生传奇。她是丝罗乡陈家河村人,童养媳出身,18岁参加革命,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当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中,她是红军游击队队长,战功赫赫;曾任万源县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主席,中共万源县委、保兴县委妇女部部长,声名鹊起。红军长征结束后,在延安何莲芝与“革命四老”之一的董必武结为伉俪。

董必武的一生令人无限景仰。作为中共“一大”代表,党的“一大”召开时使用过的南湖红船的最终确认,与董必武有直接关系,而何莲芝是“确认”的重要见证者。1959年,浙江嘉兴的南湖革命纪念馆根据中共“一大”会议时来嘉兴安排游船并担任保卫工作的直接当事人王会悟(中共创始人、“一大”代表之一李达的夫人)回忆,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,送到北京请董必武审定认可。1964年清明节,作为夫人的何莲芝陪同董必武专门重游南湖。他们游览了南湖烟雨楼、中共一大史料陈列室、南湖纪念船,二人并在当年开会的画舫中舱合影留念。在仔细察看船舱内外后董必武说:“这艘船,我回忆是造得对的,造得成功的。”当天下午在何莲芝的陪同下,董必武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题诗:“革命声传画舫中,诞生共党庆工农。重来正值清明节,

烟雨迷蒙访旧踪。”这首诗记述了“确认”的过程。

我们在丝罗陈家河村何莲芝的故居前伫留,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之情久久挥之不去。这是一座简朴而有些破旧的农舍,一砖一瓦还是当年的模样。室内仅有一幅何莲芝老人家晚年的旧照,没有任何实物和文献陈列。但是,可以强烈的感受到,无形的精神力量弥漫在我们周围。有人因为十分仰慕何莲芝老人,在此撰联一幅:上联“贤淑自有芝兰气”,下联“廉直犹带莲竹香”,显然,将何莲芝的英名写了进去。

在丝罗的乡亲们浓浓的热情裹挟中,我们去了何莲芝的父母墓前参观。其父母合葬墓大约建于1950年,系山区的小片石堆砌而成,简朴无比。墓地周围的一片柏树,浓阴蔽日,直冲云霄。从碑上仔细看,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花甲之年以上的时光,但碑文依然清晰可见。端详这个碑的正反面,真是特别不一般。从民间民俗文化的角度看,整个碑及其碑文,与中国的民间民俗没有不同。但是,在碑的正面左上方,镌刻有上世纪50年代万源县长、黄钟区长、丝罗乡长的名字。显然,当年为何莲芝父母修墓时,得到了当时万源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和介入,间接透露出,何莲芝的父母当年也是备受尊重的先辈。碑上传递出另一个不同凡响的信息是,在何家后辈的若干名字中,出现了“婿:董必武”的名字。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名字出现在家人的碑中、而且是以后辈的角度出现,真是罕见。董必武作为1903年的秀才、中共“一大”代表、延安“四老”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,在这里出现,真是让人感慨万千。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,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、对人民深厚的情怀、与人民心心相印融为一体的胸襟,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,真是无声胜有声!

一趟丝罗的春风行,不仅是一次邂逅,简直就是一场“蓄谋已久”的精神沐浴。这里山清水秀、杜鹃花最美;这里万山红遍,杜鹃花王永存;这里被“红”深深地浸染、与“红”有关的故事,跌宕起伏、万世传扬。

丝罗杜鹃别样红,因为这里养育了:何莲芝。

“弹棉花,打棉絮哦……”每年的正二三月或十冬腊月,一向沉寂的乡村,就会传来弹花匠招揽生意的吆喝声,语句抑扬顿挫,带着男人的磁性,回荡在山岭沟壑间。

七十二行手艺中,乡村弹花匠是不可缺的重要行道之一。一副木制的弹花弓,长约两米左右,前端弯曲如钩,仿佛农家石磨上推磨用的磨钩一样。弯曲的弹弓下方,有一根牛皮筋将弹花弓两头连接起来,还有一个带把的木制的手锤,手锤的形状看上去就像一个木柄手榴弹。另外还有一张四方方的用木板做成的绷床,可收缩,便于确定棉被的宽窄,绷床四周插满了小竹签,用于固定棉被上下网线。另外还有一个圆形的云盘,象厨房里的切菜墩,是用一节粗树截成10公分厚,直径在60公分以上的圆盘,用于碾压棉被让其踏实。

乡村弹花匠,一般都是上门入户做手艺。根据主家棉花多少确定棉被的宽窄和厚薄,一床棉被至少要5斤以上。第一道工序是弹棉花。弹花匠戴上纱布口罩,在腰间捆上一根布带,将一根大拇指粗细弯曲的斑竹棍插在身后的布带内,斑竹棍顶端垂下一根绳子系在弹弓中间的弓背上,伸张有弹性。将弹弓的弦放在棉花上,然后用木锤敲击牛皮筋弦,形成弹力,再运用弹力弹击地上的棉花。随着弹花锤时快时慢的敲击,弓弦一张一弛,时左时右地在棉花上行走,原先裹得很紧的棉花便开始膨胀蓬松开来,变成了一座白白的小雪山。

说实话,弹花匠弹棉花时,像古筝演奏家一样,“嘣嘣嘣,嘣嘣嘣”的弹花声,很有节奏感,仿佛在弹奏着一曲激情四射的乡村歌谣。时而高亢激昂如奔腾的河流,时而低沉雄浑如海水在喷涌咆哮,时而婉转低回如秋风拂过心扉,时而如泣如诉似高山流水,让人听起来有如痴如醉的感觉。

弹完棉花开始上绷床。将绷床拉开至所需要的宽度铺底网线,棉花织成棉被主要靠上下网线固定,一床棉被用的时间长短,关键看网线铺得好不好,所以这道工序很重要。铺网线一般要两个人才能完成,将网线穿在木篾片上的一个小铁环内,一人用左手将线网在竹签上,右手将篾片递向对面,对面那个人用手指勾住网线套在绷床的竹签上,如此这般反复,半个小时功夫底网线就可以铺好。

这时的弹花匠将地上的棉花抱入绷床铺开,又站起来弹起弓弦,将绷床上的棉花弹个遍,将四大角填满铺平,大致均匀后,又开始铺上网线,铺线完成,将绷床边的上下网线连接,松开绷床,用针线把棉被缝成豆腐块状,目的是增强连接性和网线的受力度,一切就绪后,云盘上场。

用云盘在棉被上来回蠕动,为的是把棉被压实,盖在身上贴身暖和。这道工序,看似轻松,其实很费力气,必须用尽全力,有时弹花匠双脚还会站在云盘上,在棉被上来回旋动,才能把棉被压实成一张饼。由此,相比其它工序,用的力气自然就要多一些了。

弹花匠亦农亦艺,农忙时和妻儿老小一起在家种庄稼,那才是一年收入的大头,家中有粮,心里不慌,即使弹花生意不好,不愁没饭吃。闲时,便出门做手艺挣点打杂钱。主家结算工钱,有按工天算的,也有按床数算的,反正捆倒绑倒差不多,相互不吃亏。

如遇家中嫁女娶媳妇,就得请弹花匠进门置嫁妆。乡下人善良纯朴,待匠人如上宾,拿出家中的好吃好喝,生怕得罪了手艺人。一遇到这等好事,弹花匠会更加尽心尽力,不但活儿做得更加精细,而且还会在织好的棉被上用红毛线绕出一个大大的“喜”字,或者“新婚快乐”“幸福美满”之类的祝福语,以示吉祥。

其实,弹花匠这门手艺也非常累,灰尘大,上了年纪会得哮喘病,长期弓腰驼背地干活,腰椎颈椎犯病是常有的事。由于用手拿锤敲打牛筋弦,撕扯棉花,手掌手臂龟裂,一遇冬天,开筋淌血,异常难受。因而,父承子业的说法,在弹花匠这行业基本是一句空话,愿意学这门手艺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

改革开放后,思维灵活的弹花匠,转变了经营理念,到乡场上租住或购买门市,从事弹花做棉被这门手艺。同时,批发回棉花做成棉被出售,或者对送上门的棉花加工和旧棉被翻新,收取一定的加工费,挣不了大钱,养家糊口还算没问题。

近些年,本地年老的弹花匠不能做了,没有薪火相传的人接班,弹花做棉被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偶尔从外省来的做棉人,弹花用机器,全是半机械化工序,虽然做工快,做出的棉被也精致,但总感觉没有传统的手工弹花,做出来的棉被盖在身上舒服暖和。

曾经风靡一时的乡村弹花匠悄然隐退,没有了那“嘣嘣,嘣嘣”的弹花声,内心陡然间像少了点什么一样,徒增了些失落和伤感。

